

To Be
S u n g
Underwater

我长久以来读过的最新颖、最美丽的作品。

—— 马克斯·苏萨克

[美] 汤姆·麦克尼尔 / 著

Tom McNeal

沈晓莉 / 译

水下离歌

CTS
PUBLISHING & DESIGN
中南出版传媒集团

湖南文艺出版社
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博集天卷
CS-BOOKY

[美] 汤姆·麦克尼尔 / 著

Tom McNeal

沈晓莉 / 译

水下 离 歌

To

Be

S u n g

Underwater



湖南文艺出版社
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水下离歌/ (美) 麦克尼尔著; 沈晓莉译.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4.5

书名原文: To be sung underwater

ISBN 978-7-5404-6505-6

I. ①水… II. ①麦… ②沈…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282045号

©中南博集天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本书版权受法律保护。未经权利人许可, 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本书包括正文、插图、封面、版式等任何部分内容, 违者将受到法律制裁。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18-2013-380

To Be Sung Underwater by Tom McNeal

Copyright © 2011 by Tom McNeal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Sterling Lord Literistic, Inc.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上架建议: 外国文学

水下离歌

作 者: [美] 汤姆·麦克尼尔

译 者: 沈晓莉

出 版 人: 刘清华

责任编辑: 薛 健 刘诗哲

监 制: 蔡明菲 潘 良

特约策划: 马冬冬

特约编辑: 刘 箏

版权支持: 李彩萍 文赛峰

营销支持: 尤艺潼

版式设计: 利 锐

封面设计: 棱角视觉

出版发行: 湖南文艺出版社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 410014)

网 址: www.hnwy.net

印 刷: 北京嘉业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字 数: 300千字

印 张: 13

版 次: 2014年5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5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04-6505-6

定 价: 35.00元

(若有质量问题, 请致电质量监督电话: 010-84409925)

《水下离歌》

献给Laura

同时纪念Bill Gerard

Bill Gerard —————

我寻找着，想用语言来赞美你

但这世上没有任何形容词

能够描述充满魔力的你

优雅、迷人、多情，这些都不足以概括你

你是那么不同，无法言喻……

/

/

/

—— 歌曲《无法言喻》 作词：Johnny Mercer

/ 楔子 /

/

/

/

松林掩映的山坡上坐着一个男人，他正眺望山下一片网格状的田地和交错的乡间小路。为了能躲进树荫下，他已经好几次挪动身下那把三条腿的折椅。他时而喝酒，时而用望远镜观察着，似乎在等待什么。一直以来，他都是借助这个望远镜来猎捕那些大个头的机敏动物，比如鹿。有些时候，羚羊也是他的目标。

突然，他看到远处尘土飞扬，接着出现一辆行驶的汽车，车后的烟雾格外浓重。到达伯特利教堂时，那辆车慢了下来，然后突然向右拐了个弯。一阵气浪腾起，车身看上去隐隐约约，好似海市蜃楼一般。那车是黄色的，没错。应该是她！很可能是她！那男人把手放在左胸前，心

怦怦地跳了起来，一股柔情夹杂着真实的痛楚感向他袭来。

那辆车短暂地消失在男人视线中后，又出现在向南的河道上。他站起身，慢慢地挪了个位置，调了调望远镜的焦距，追随着黄色的小车，看着它一路穿越树林，扬起的尘雾在公路上留下一条长长的线。路上要经过三个河道，这需要一些时间。终于，那辆车穿过了最后一条河道，停在那个男人预料中的地方。过了好几秒，车里下来一个女人。只见她拎着软皮包，弯腰和司机说了几句，也许是在确认什么事情。接着，她向后退了退，司机把车掉了个头开走了。

她看着车子远去，而那男人在树丛中凝望着她的背影。直到车消失在河道的尽头，她才转过身面对一条小路。她并没有立刻向前走，而是站在原地，抬头在山林间扫视着，任凭皮包耷拉在脚边。片刻之后，她的视线似乎停留在了那个男人躲藏的树荫处。男人确信她没有发现他，但是透过望远镜，他能够看到她清晰的身影。他已经很久没有见过她了，很久很久，但还是一眼就认出了她。刹那间，他感觉自己似乎就要从梦中醒来，然而，这一次不是梦。

是你！他心想。此刻他所有的念头都是：是你，是你，是你！

/ 目录 /

/

/

/

Contents

楔子...001

第一部

1 朱迪丝的秘密...002

2 父亲离开了...012

3 属于自己的储藏室...029

4 在黑暗中疾驰...044

5 疑似背叛...070

6 十五岁的决定...092

7 一种孤独...112

8 母亲的礼物...120

9 寻找另一个我...144

10 怦然心动的初遇...154

11 逃避自己的家...177

第二部

- 1 第一次，心动...200
- 2 夏日之恋...218
- 3 威利的家...242
- 4 似有似无的期待...250
- 5 甜蜜周四...255
- 6 和你在一起的每分每秒...266
- 7 要账风波...271
- 8 树林惊魂...278
- 9 我的爱，再见...297

第三部

- 1 二十七年后寻觅...306
- 2 亲爱的，是你吗...326
- 3 重温旧时光...351
- 4 永失我爱...382
- 5 尾声...400

她离奇的命运。

在这个所谓的“假期”发生之前，四十多岁的朱迪丝·惠特曼从未想过什么大的意外和挫折。这并不只是因为运气。对于她的人生，她一向有着深思熟虑的计划。她希望既可以平静地度过春夏秋冬，又能够随时应对变化。她看起来从从容容，但实际上她一点都不小心翼翼。她所经营的不仅是一种优越的生活，更是她一直渴望的人生。

/ 水下离歌 /

有成，有聪明能干的女儿，还有爱她的丈夫。只是在那一刻，/ 那个志
志在改变她的院子，她没有把自己的名字告诉任何人。 /

在她心里，还有两个秘密：

秘密的过去和未来

朱迪丝拥有的一种爱情能够超越血缘关系。她讲实用主义，或者她
她相信性。她曾经对露西·穆迪克说过，有一种爱情可以超越金钱和利
可以超越其他。一直以来的西西里爱情故事，我们可以把它称为：从
一个年轻女孩到丈夫的一半，从新婚夫妇，到丈夫的死亡，从丈夫的死亡

第一部

To be Sung Underwater

1

朱迪丝的秘密

用朱迪丝自己的话来说，某一瞬间做出的一个决定已经让她“偏离”了原有的生活轨道。在陌生环境和冲动情绪的影响下，她的反应有些过度了。但不管结局如何，她本意只是想消遣一下而已。那件事过去很久之后，她跟朋友露西·梅恩克提过一次。

“太奇怪了，”她说，“我的生活本来四平八稳的，可这个小小的‘偏离’出现了，或许是我有意的，也可能只是梦中的某个角落出现的情节。”她迷惑地看了露西·梅恩克一眼，接着说：“我真的不知道。”

那件事当时看起来很简单。朱迪丝想租个储藏室来存放一些旧家具。谈妥价格后，接待员询问她的姓名，但她没有说自己的，而是讲出一个许久不曾想起的名字。几小时后，从来不丢三落四的她竟然弄丢了

像自己的生活一样，那这个行业恐怕要没落了。这并不是随便想想，朱迪丝常在心里把自己的生活称作“我的电影”。举个例子，当她的第一个剪辑作品受到导演表扬时，她心里想：嗯，这个情节会出现在“我的电影”里。有时她想，应该去最近的码头，把“我的电影”扔得远远的！或者，认为“我的电影”是垃圾。但更多的时候，她在考虑“我的电影”中的人物是不是能引起别人的共鸣。

日复一日，她似乎忘记了那个生活在高原的男孩。和马尔科姆在一起后，她没再给那男孩写信，也没接过他的电话。她告诉自己必须残忍一些。离家上大学后，她意识到和那个男孩在一起的生活与她计划的人生将没有任何相似之处。他的照片她只有一张，她把它藏在钱包里，夹在女儿的照片中间，时不时会拿出来看一看。那是一次野餐时她抓拍的。看着他悠闲自在的样子，她感到平静，她会在心里想象他已经原谅了她。

她认识他的时候，他和父母住在一起。后来，她经常会拨他家里的电话，那号码刻在她心里。那个男孩（实际上他已经是一个男人了，而她只能模糊地意识到这一点）从未接过电话，每次都是他母亲接的。挂电话前，朱迪丝总会犹豫片刻，以致他母亲不得不再次说“你好”。他母亲亲切的声音总是让朱迪丝感到宽慰。但是有一天晚上，接电话的是男孩的父亲。在朱迪丝眼里，他似乎一直是个令人生畏的人。几秒的沉默后，男孩的父亲近乎恳求地问道：“是你吗，威利？”朱迪丝抓着听筒，感觉好像打开了一个通向无尽深渊的盖子。她轻轻地放下了电话。从他的语调中，她分明听出了想念。显然有什么事情让威利离开了他的父母，也许是产生了什么隔阂，而他的父亲心怀歉意。朱迪丝决定再打一次，而且要自报家门，然后问问他们儿子的情况，或者至少得到点

人。那人就读于商学院，会打网球，亲切随和，令人印象深刻。一切都自然地发生了，晚上同床共枕，白天出双入对。尽管朱迪丝并不确定到底有多爱他，但实际上是她主动暗示他“也许像他这样的男人愿意娶她这样的女人”。马尔科姆·惠特曼留着一头精心修饰过的长发，手腕细长，笑容淡淡的，喜欢开玩笑。“这算求婚吗？”他问道。朱迪丝回答说：“是的，也许是吧。”马尔科姆·惠特曼接着说：“那么我满怀激动地表示同意。”说罢他突然袭击，给了她一个长久而浓烈的吻。之后他抬起身，又变回那个温文尔雅的马尔科姆。“结婚，”他说，“我没想到你这么胆大。”他说这话时语速很快，有一点点疏离感。对于马尔科姆·惠特曼的说话方式，朱迪丝曾觉得挺吸引人，而且在一定程度上，现在仍然如此。

在朱迪丝的建议下，这对新婚夫妇搬到了洛杉矶。在那里，马尔科姆的才干和人脉让他得以担当重任，收入不菲。而朱迪丝也最终在电影行当觅得一份工作。起初，她是给一个演员兼导演做私人助理。在那个导演的帮助下，她逐渐有了学习剪辑的机会，这是她一直感兴趣的事。将近八年之后，她才等来了第一个孩子，一个健康的小女孩。他们给她取名卡蜜儿。那之后她就一直避孕。她依然自信能创造想要的生活，但在某一时刻，她开始意识到，得到所有追求的东西并不意味着获得幸福，至少不是纯粹的幸福。朱迪丝对那些可能导致肥胖、不忠，或者经济问题的事情统统不感兴趣。她和马尔科姆住在高档社区，有令人尊敬的职业和贴心的朋友，他们的女儿进了沃特伯里小学。在那个“偏离”发生之前的一个下午，她把所有拥有的东西一一罗列出来，想让自己高兴一下。可是，看着列出的东西，她却毫无感觉。还有一次，正在超市里挑香蕉的她突然停了下来，心里想：如果哪一年所有电影里的生活都

是她备感轻松的时候。当美丽和早熟开始在卡蜜儿身上显现的时候，当心里暗自骄傲的时候，她才发现似乎没有资格说那是自己的女儿。马尔科姆通常在周末照顾卡蜜儿，渐渐的，他与保姆、学校老师，以及女童子军的领队们打交道的机会越来越多。朱迪丝的朋友总是说卡蜜儿长得像妈妈，但是性格却越来越像马尔科姆。

朱迪丝从小就听过一些悲观的婚姻警句，几乎全是母亲告诉她的。比如，所有的婚姻都有漏洞；婚姻将爱情一饮而尽，排出来的则是忧伤；婚姻好似一所房子，女人困在其中，而男人只是访客（换句话说，婚姻就是一所锁住女人的房子）。

父亲离开佛蒙特州前往内布拉斯加教书之后的一天清晨，朱迪丝坐在餐桌边。母亲对她说：“我们的婚姻和其他人都一样，在不幸之前一直都是幸福的。”对于母亲的这些感慨，朱迪丝既不相信，又忘不掉。后来她还会无意间拿自己的婚姻来对照母亲那些直白的观点。然而，每一次她都发现，那些说法是如此的锋利精准，就像牙医手中用于切割的X射线一样。

有些时候，甚至一连好几天，朱迪丝都会感到心底隐隐作痛，就像患了相思病一样。然而，另一些时候，生活却又很充实，好像被欢乐和温暖的柔情包裹着。她觉得，公平地说，那就是一种幸福，或者说是毫厘之差的幸福。丢失了爱情的婚姻比比皆是，但她和马尔科姆的情况并非如此。多数情况下，他们的夫妻生活一切正常，而且相处融洽。开心地笑，温柔地抚摸，倾心地交谈，一如世上所有关系良好的夫妻。在一次小型晚餐会上，每个人都被要求说出一个他们婚姻中最引以为豪的事情。马尔科姆当时说：“我们俩可以抛却烦恼，一起开车进行长途旅

有用的线索。但是当她再打过去的时候，男孩的父母已经用上了自动应答机。她听到一段生硬的录音，说打电话的人对他们很重要，所以请留言。朱迪丝什么也没说。后来，也许是三年后，当朱迪丝再次拨通那个电话，她听到的声音是：此号码已停机。

朱迪丝还有另一个秘密，那就是她担心自己不是一个称职的妈妈。她知道自己爱女儿，但好像有什么奇怪的东西阻隔了她的爱。朱迪丝生女儿的时候很顺利，没吃什么止痛药，也没有大喊大叫。她曾担心自己会尖叫、会胀气，甚至会排便，还担心失去自制乱扔衣服。凡是听说过的产妇会做的事，她都担心。但是当那一刻来临的时候，朱迪丝就像上了战场一样。她咬紧牙关，右手抓住护士，左手拉着马尔科姆。后来她自己描述当时的感觉是“豁出去了”。孩子生下来后，她转过头，看见护士正在快速地擦拭小卡蜜儿身上的血渍，而马尔科姆（就算此刻朱迪丝异常虚弱，她也清楚马尔科姆要做什么）正仔细地数着女儿的手指脚趾，查看是不是有畸形。护士抱起卡蜜儿给朱迪丝看，小婴儿粉嫩嫩的，已经擦洗干净，正哇哇地大哭。这时候朱迪丝脑子里突然冒出一些问题：这小东西曾在我肚子里吗？真的是我的吗？

其他妈妈们似乎沉浸在母亲的角色中，没有什么奇特的想法。打从孩子生下来，朱迪丝就盼望着能赶快脱身。两个星期后她就重返工作，把小卡蜜儿交给一个丹麦人照顾，这是第一个保姆。有一段时间，她上班的时候还坚持喂奶，但是当卡蜜儿长出的小尖牙刺痛她时，她放弃了哺乳。孩子一天天长大，保姆来来去去。朱迪丝曾跟朋友说，在最初的几年里，每次晚上回到家，看到卡蜜儿乐呵呵的小脸，她都激动不已。但是，她没有说出口的是，每天清晨，离开孩子出门上班的那一刻，才

“生日礼物，”他说，“我让她自己挑的。我问她：‘想要床还是毫无意义的聚会？’她选了床，所以不会有铺张的生日会了。”说罢他看着卡蜜儿问：“不是这样吗，甜饼小姐？”

在朱迪丝看来，和那些聪明过人的小孩相比，卡蜜儿还多了天生的“精明”。她做出一副对新家具欣喜若狂的样子，想躲开取消生日会的话题。以朱迪丝对女儿的了解，卡蜜儿根本不想放弃生日会。卡蜜儿四肢修长，身材瘦高，常常被误以为是运动员。她爬上床躺下，笑咪咪地看着饰有缎带的顶棚。她说这个床真“豪华”，这是他父亲惯用的词。说这话时，语气中带着她父亲特有的戏谑口吻。

朱迪丝说：“我看‘昂贵’这个词更合适。”

卡蜜儿笑得更开心了，朱迪丝这才意识到，自己刚才酸溜溜的评论正是卡蜜儿所希望的。

虽然知道不妥，但朱迪丝还是忍不住说：“可怜的乔，他娶了你——败家女卡蜜儿。”

尽管卡蜜儿不喜欢“败家女”这个词，但脸上依然挂着笑。马尔科姆则瞪了朱迪丝一眼。有一次他和朱迪丝因为吵架而去找家庭顾问，他当时提到了类似的谈话。马尔科姆和顾问都认为这种话会伤卡蜜儿的自尊，但朱迪丝说没什么大不了，她觉得卡蜜儿有大把的自尊，而缺的是同理心、善心和谦卑之心。马尔科姆和咨询师顿时语塞，接着自顾自地聊了起来，好像朱迪丝不存在似的。那以后她就再也没去过。

卡蜜儿抱着枕头说：“这床简直就是泰坦尼克，生日只请两三个朋友一起来家里过夜，行不行？我们可以侧着睡，就像在劳伦·哈特曼家那样。”

马尔科姆打趣说：“劳伦·哈特曼！劳伦·哈特曼！难道我们永远

行。”这既是事实，也够讽刺。

他们甚少争吵，当然也有观点相左的时候。家中的卧室里有一套祖传家具，是鸟眼枫木的，朱迪丝父亲的外祖父把它们传给她父亲，再由父亲传给朱迪丝，最后朱迪丝又给了卡蜜儿。三件套的家具包括一张床，高高的床头板颇为华丽；一个狭窄的五斗柜，朱迪丝和她父亲都称它为“梳妆柜”；一个大理石面的盥洗盆，家里人一直叫它“洗脸台”。十一年前父亲去世时，朱迪丝把这套家具和父亲的遗物一起运回了家。马尔科姆怀疑地看着书房墙边的一排硬纸箱说：“尊敬的父亲留下的珍贵文件。”自从几次不欢而散的谈话后，马尔科姆和朱迪丝的父亲一直心存隔阂，朱迪丝认为那是因为他们都存心讽刺对方。

也许出于对童年快乐时光的留恋，朱迪丝一直对这套家具情有独钟。可是马尔科姆丝毫看不上眼（他曾说也许克罗地亚人会喜欢），也许因为这个原因，卡蜜儿也不喜欢。九岁的时候，卡蜜儿用胶水把花花绿绿的贴纸粘在家具上，朱迪丝花了周日一整天才清理干净。快十六岁的时候，卡蜜儿盘算着要一套有顶棚的樱桃木床。有一天，樱桃木床，连同配套的梳妆台和床头柜从天而降，但朱迪丝事先毫不知情。

“这些东西哪儿来的？”朱迪丝问。她跟着卡蜜儿走进房间，马尔科姆紧跟在后。

“托马斯莫瑟家具公司！”卡蜜儿大声说道。

这张床很高，两边各配有一个樱桃木梯凳。

朱迪丝转身看着马尔科姆。她注意到，尽管他的穿着和修饰已经和他的年纪不太相称，但仍旧不失为一个英俊威武的男人。他每周都会去修剪稀疏的头发和眉毛，昂贵的衣服在他身上物有所值。即便是在夏末，他依然穿着烫得笔挺的灰裤子和白衬衫。